

目 录

人与武器.....	黄文泰 (1)
和平还是暴力?	鸿 章 (16)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武 遵 (38)

人 与 武 器

黃 文 泰

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当存在着階級的时候,階級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是历史的創造者。因此,在确定人与武器的关系时,我們党肯定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严厉批判资产階級的唯武器論。

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們灭亡的危机,正在大肆宣傳唯武器論,而且实际上正在使用武器来統治人們,威胁和鎮压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也正在依靠核武器来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基本观点。他們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十分巨大的威力,被压迫、被剝削的劳动人民除了以階級妥协代替階級斗争之外,沒有別的道路。他們以所謂“人类与核武器的矛盾”代替階級矛盾,不分敌、友、我,也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战争制造者和和平的积极保卫者!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核武器具有十分巨大的威力,但它只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而不能代替階級斗争。核武器对軍事战略、战术具有深刻影响,但它不能代替无产階級的革命战略,更不能混淆敌、友、我。核武器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战争的胜利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但它不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可能是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因素。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人民群众仍然

是历史的創造者。在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之所以連續取得勝利，並且將繼續取得勝利，這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覺悟和組織性。如果聽信武器決定論，認為誰的武器多而且好就一定勝利；誰的武器少而且差就一定失敗，那麼，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就只好捆住自己的雙手，找不到出路，而不可能從白手起家建立起像今天這樣的一番事業。

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在人与武器問題上的觀點，這不僅對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是必要的，而且還有助於增強我們軍隊幹部和戰士的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觀點，使他們對我們人民鬥爭的前途增強必勝的信心，並在建設我們革命武裝力量的工作中正確貫徹黨的觀點。

戰爭是以武裝形式出現的政治鬥爭的繼續。一切戰爭都具有階級性質。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武裝鬥爭是為了反對壓迫、剝削的階級，爭取民族獨立、民主和生存權利。那麼，在建設武裝力量爭取戰爭勝利的事業中，應該如何認識和解決人与武器的問題呢？

從確定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的工农群眾是我國革命的主要動力這一點出發，我們黨在剛成立時就在政治綱領里主張“成立工农軍隊”。我們黨和我們民族的武裝力量的成員不是別人，而是工农和勞動人民。他們都是有着為民族獨立、耕者有其田和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戰鬥目標的人。有着正義的戰鬥目標和無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想的越南人民武裝力量的革命幹部和戰士們，是任何威武也動搖不了的、極其堅強的、鋼鐵般連結在一起的核心力量。任何凶悍的敵人，不管他們的武器多么新式，兵力多么強大，也挫敗不了這支力量。我們軍隊將近二十年的戰鬥和成長的歷史以及它的“戰無不勝”的傳統有力地證明：我們軍隊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戰

斗力，是因为它是工农的军队，它的成员包括着人民抚养的、工人阶级政党所组织和领导的工农优秀分子。

因此，在确定人在武装斗争和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其阶级性，也就是说，**什么阶级在进行战争，这支武装力量的阶级本质如何。**这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和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根本不同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军事家们也提出过人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但是，在他们看来，人只不过是一种“生物”，只是一般的人。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人是高级的动物，具有高度的能动性；人们生活在互相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之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实体”，人具有对本身权利和阶级权利的觉悟，能够改变世界、完成一切的事业。

有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作用的观点，很自然地就能对军队的前途和战争的胜利属于谁这个问题得出清楚、肯定的回答。它说明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正义战争的必胜性和无产阶级——代表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军队的无敌力量。这也说明由没落阶级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和剥削阶级一切军队的必然崩溃。正是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关键问题——即军队建设中的无产阶级性问题**，所以我们的军队早就在战火中受到考验，像“符栋”^①一样迅速成长。今后，我们在观察武装力量中的人的问题时，仍然要抓住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其特征来看，任何军队都是人与武器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因素的结合。但是，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性质是由军队的阶级性和它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在剥削阶级的军队，即用来推行非正义战争的军队中，由于带枪的剥削者和被迫拿枪去卖命的、属于被剥削阶级的士兵群众之间的对抗性阶级矛盾，人与

^① 越南民间传说中的神童。——译者注

武器相結合的規律就表現為與這個規律相對立的武器統治人的規律。而在这里，人與武器之間存在着對抗性矛盾，它反映了人與人之間，即持槍的剝削者和被雇拿槍的人之間的對抗性階級矛盾。當然，在士兵還沒有階級覺悟的時候，他不得不拿起武器進行戰鬥，但是，如果把他們作為士兵來看，那他們所取得的每一個勝利正是他們作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每一個失敗。只有消除被雇拿槍的問題，反對戰爭，掉轉槍口向剝削者射擊，勞動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剝削階級的一切軍隊，特別是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軍隊發展的必然道路正是這樣，因為歷史的規律是：被壓迫群眾勝利，而不是剝削階級勝利；因為人創造和支配物質，人從來不甘心為物質所支配。儘管剝削者使用諸如心理戰爭、誘騙、收買、墮落腐化、粗暴強迫，甚至把士兵鎖在大炮旁邊來實現人與武器的“統一”等各種手段，取得暫時的結果，但是它們的軍隊是逃避不了失敗的命運的。過去在我國進行的戰爭中，法國遠征軍和保大偽軍的實際情況以及目前在我國南方的美吳集團軍隊的實際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

與此完全相反，在無產階級的軍隊中，由於沒有對抗性的階級矛盾，由於階級利益一致（這是政治和思想一致的基礎），人與武器結合的規律表現成為人支配武器的規律。在这里，人與武器的內在關係，並不隱藏着人與人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而是辯證的統一的关系，它們之間相互產生影響，其中人保持着主導作用。因此，只有在这里，人與武器的統一才能獲得完全、徹底的實現；人才能充分發揮他的思想和一切才能，來最大限度地發揮武器的威力，并在任何複雜的政治情況下站得穩，在任何艱險的戰鬥條件下取得勝利。因此，無產階級軍隊才是戰無不勝的軍隊，才是無敵的軍隊。

无产階級軍隊人与武器的統一具有它的階級基础，并且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而运动和发展的。在战斗中，人在他自己与武器組成的严密的統一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对于武装活动形式的特征來說，武器是人把自己的力量变成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的基本工具。因此，在观察武装力量中的人的时候，除了明确指出他的階級本质外，还要观察他与武器的有机联系，观察人与武器的关系在革命和階級斗争的每个时期里的辯证的发展。

我們軍隊成长的历史证明了上述的規律。在建軍工作中，我們党除了肯定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軍隊的本质外，还一貫根据国家的經濟情况和作战的对象，逐步地装备軍隊并改进这种装备，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教育和訓練，使他們很好地掌握这些装备，把日益提高的斗志和日益改进的技术結合起来，以便战胜敌人。

在过去抗战期間，由于我們人民和軍隊的智慧、精神和創造才能，从而創造了无数卓越的杀敌方法，生产了大批武器（开始时这些武器是很簡陋的）以武装自己。在我們軍隊手中，这些武器曾經多少次使敌人丧胆。我們越打越强，并且逐步地，以自己更好的武器装备自己。我們十分珍視武器，并且教育战士們要把“枪作妻，彈作儿”来看待。一些兵工厂从城市被“抬”进了深山密林，这些兵工厂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地为軍隊生产和修理了大批武器。敌人的沒有爆炸的炮彈和炸彈，都被加工制成我們用来杀敌的武器。我們还发揚了夺取敌人武器来消灭敌人的精神，同时努力进行战斗技术的鍛炼，以便做到“一顆子彈消灭一个敌人”。武器对于加强我軍的战斗力作出了巨大貢獻。武器在我們人民、干部和軍隊手中广泛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正是軍隊高度的革命觉悟、党和民族英勇无比的革命精神，創造了武器，創造了胜利的战术。

在抗战期間，我們党在建立武装力量的方針路綫方面，一貫是以政治作为它的基础的。党极其重視政治教育，以便高度地發揮我們军队的精神因素和思想因素。多次的整訓、整軍运动，經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領導工作，已使我們军队的階級觉悟日益提高。政治工作經常貫徹党的領導，实现內部團結、官兵團結、軍民團結，發揮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实现三大民主，以便完成一切任务。这正是我們军队具有强大力量的根本原因。改进装备和进行技术、战术訓練的工作，一貫受到重視和严格領導，并与政治教育和战斗意志、精神和作風的鍛炼紧密地結合起来。在軍事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方面，我們一貫重視深刻地貫徹思想性和党性。我們知道，政治和技术是矛盾的統一，它們具有辯证的关系，并且互相产生影响，其中尤以政治为主导，政治为技术指出方向，同时也是技术的基础。政治修养好、情緒高漲，就能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技术，而技术水平高，就能更加坚定信心，为很好地完成政治任务提供更多的条件。在冀边府，人們都能清楚地看到，我們军队战无不胜、英勇无比的精神同創造性地、有效地运用新战术、技术(例如开路、拉炮、集中使用大炮火力、使用高射炮以及陣地防御战、蚕食战、狙击战、持久战和以空前巨大的規模投入战斗，等等)紧密地結合起来。我們取得这些成績的基础是一九五三年的政治整軍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軍的階級觉悟，并与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减租和土改运动相結合；但同时它与我軍在这一时期的技术装备获得改进也是分不开的。

在八月革命之前，当日、法帝国主义还十分强大的时候，我們人民手无寸铁，我党由于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与武器的观点，认定帝国主义的强大只是暫时的，革命群众的弱小也是暫时的，因而敢于发动群众起来进行革命。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直

到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飞机、大炮、坦克卷土重来时，我们党也敢于发动全民起来抗战，杀敌救国，以简陋的武器战胜现代化武器，高度发挥了我国人民和军队在政治和战斗意志方面的优势，积极建设武装力量，转弱为强，使抗战取得胜利。这个观点目前又为南越革命人民的实践再一次证明。

现在，根据新的革命任务的要求，我们的人民军队正积极、逐步地建设成为一支正规的、现代化的军队。我们必须继续按照党的观点正确解决人与武器的问题，使之符合革命任务的要求。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军队的装备必须逐步改进。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以简陋的武器取得了胜利，我们还将以简陋的武器继续取得胜利。但是，更好的武器也会为增强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以便战胜敌人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新的武器掌握在人的手中就会使人的力量成倍地增长。

我们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是由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我国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我们面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东南亚的仆从的现代化军队，它们正威胁着我国北方的和平建设，正在我国南方推行侵略战争，顽固地破坏邻国老挝的和平中立，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我们北方是社会主义阵营一部分，正在逐步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文化和科学。

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和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们阵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我们应以依靠我国的经济为主，随着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而逐步实现军队现代化；同时根据现代的与简陋的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利用一切简陋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敌人有什么武器，我们也要有这种武器才能打击敌人。我们认为，革命群众可以利用简陋武器、改进简陋武器、而且使简陋武器和现代武器结合起来，以便战胜敌

人。这是解决军队装备问题的群众观点、人民战争观点、实践观点、发展观点。这也是人为武器的主人、人决定战争的结局的一种标志。

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装备的作用显然已有很大的提高。但这完全没有使人的作用被降低，反而是更加成倍地提高了人使用技术装备的作用。因此，在注意解决军队的装备问题，使之适应于新的作战对象的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地、继续不断地把军队的干部和战士的政治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使他们从民族民主的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的觉悟，进而继续提高军队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统一祖国的斗志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以便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要使干部和战士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从而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定战斗意志，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国和世界的胜利而战斗到底。我们要使干部和战士掌握武器对准阶级敌人，为阶级斗争服务。我们经常把政治思想方面的建设看作是关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工作。在一切活动中，我们不断从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培养，发扬军队优良的传统和素质。在建设正规的和现代化的军队的工作中，我们坚决、严厉地批判一切放弃革命军队的原则问题的表现。

当谈到人是武器的主人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武器的主人，或者是不需要作任何努力都自然地成为武器的主人。人制造武器，就必须要有条件来使用武器、适应武器。这说明了提高干部和战士军事科学技术水平，使之适应新的技术装备的必要性。

为了能够使用新武器，人还必须具备另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就是战斗意志。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现代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极其巨大的破坏力，这就要求战士们具备比在一般战斗中更要高得多

的战斗意志。**意志仍然是人与武器相结合的基本要素。**不論是什么現代武器,如果沒有人使用,它就会成为死东西。人有了技术水平才能够使用武器,但是即使技术水平多么好,如果他沒有战斗意志,他也不可能使用武器。人們由于階級觉悟而具备坚强的斗志,才有决心战斗,即使需要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也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地去学习、掌握武器和技术,并在对敌斗争中使用这些武器。人們如果具有高度的階級觉悟,他們就将会拥有一切,即使两手空空,也能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消灭敌人。

新式武器对使用它的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新的技术和战术,新的組織能力,新的素质,但战斗意志仍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的东西。

一支革命軍队的武器装备能够改进并且实现現代化,是进一步提高軍队战斗力的物质条件。但是,新式武器只是一种潜力,而不是战斗能力本身。武器只有同人結合起来,也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軍队的干部和战士在一切情况下都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这些装备的时候,这种潜力才能發揮成为实力。因此,提高干部和战士們的軍事知識水平,在軍队中推进技术革命运动,是极其迫切的任务。这个任务尽管有着很多困难,但我們必須把它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积极推进,以便提高軍队的战斗力,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責任。我們主張全面地培养革命軍人,正如胡主席教导那样:“如果弟兄(队员)們思想坚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身体强壮,那么就一定会胜利;相反,要是弟兄們政治好但軍事差,或是政治、軍事都好但体质孱弱,就不能取得胜利”。^①

总之,在建設正規化、現代化軍队的工作中,我們重視人和武器,但人仍然起决定性作用。在人的建設方面,我們重視全面培

^① 《胡主席与人民武装力量》,越南人民軍队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23頁。

养，但強調以政治、思想因素作为战斗意志的基础，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我們的革命軍隊中，科学技术不排斥人，相反，人是科学技术的主人。我們必須在建軍工作中坚持階級路綫。我們主張实行工农知識化，其办法就是，把科学技术帶給工农，繼續培养工农干部和爱国战争中經受过长期鍛炼、考驗的干部，以及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无产階級領導的工农軍隊的本质和傳統已經得到发揚光大。工农軍隊現代化水平也被积极地逐步提高。正是那些觉悟到自己所肩負的革命任务，并熟练地使用正在逐步現代化的武器的工农們，是目前我們軍隊中的革命軍人的真实形象。

在軍事学术方面，在同样武器的条件下，由于无产階級的軍事科学和資產階級的軍事科学对人与武器問題的观点不同，从而在研究战争經驗和战争对象的时候，就会在作战指导思想、作战方法、战斗風格等原則性問題上得出不同的結論。

我們党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軍隊問題的理論为基础，在充分研究了現代战争包括核武器战争的新要求时，仍然肯定，党的軍事路綫——其主要內容是人民战争和人民軍隊的思想——不但沒有过时，而且仍然保持它的全部价值，并繼續有了新的发展，更加丰富，更加生动。

目前南方的經驗证明，在美国的新武器面前，南方人民仍然可以用簡陋的武器来有效地反抗，并使得敌人惊慌失措。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依靠全民参加战争的力量，依靠群众坚决杀敌的意志——这是敌人无论怎样总结經驗也对付不了的——正在把侵略者和卖国集团逼进死胡同。他們的战略、战术和技术陷入危机和絕路：是速决战呢还是持久战？是大打呢还是小打？使兵力集中、机动呢还是分散和占据土地？“直升飞机空运战术”和“两栖坦克运输战术”的实际作用如何？現代武器的使用应当达到什么限度？

等等。

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党的军事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使我们认清了当前研究军事科学的方向。军队的装备必须改进并使其现代化，但是如果提出敌人有什么现代武器我们也必须有那样的武器的问题，那就会碰到不可解决的困难，因为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工业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它还违反了党的人民战争的观点，从而不能最广泛和高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对敌战斗的积极性。当敌人已经拥有核武器而我们还没有的时候，如果只从技术装备来看待力量对比问题而没有贯彻人与武器的正确观点，那么我们将感到束手无策，并认为不能战胜敌人。当然，如果敌人拥有核武器而我们没有，我们将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高度发挥人的主观因素，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我们就能够找出适当的作战方法，并且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充分利用简陋武器，把简陋武器和现代武器结合起来，这不单纯是因为我们穷，而且还因为我们是根据人而不是武器决定战争结局这一观点而发动的全民战争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方法。但必须记住，革命群众能够创造多种多样的打法，剥削者的军队却不能这样做；或者即使他们也提出这些打法，但却不能充分地加以采用。这些打法是以群众的革命觉悟为基础的，例如在技术方面的桩板坑、爆破、大炮短程射击；在战术方面的紧逼战、插入战、袭击战、游击战和夜袭，等等。因此，过去抗战期间的经验必须加以研究、总结和提高，必须把它看作是军队现代军事知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这就是目前具体体现在我们的军事学术中的关于人与武器问题的正确观点的一些例子。

今后假如在我国北方发生战争，尽管我们军队的技术装备已

經比过去抗战期間大大地加强，但是我們所对付的仍是技术装备比我們更为强大的敌人。我們的軍隊仍然要以弱胜强。我們仍然要最大限度地發揮政治——意志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一切武器装备，把我們全体人民和軍隊的精神力量变成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以克服与敌人相比在技术装备方面的劣势。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无敌的理論指导下，我們以革命实践又一次证实了馬克思的看法：“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人民群众决定战争的胜败而不是武器决定的观点，是我們党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論根据。人民群众一旦有了觉悟，他們就能够把棍棒、铁鍬变为武器，赤手空拳地夺取敌人武器，以简陋的武器来对付現代化武器，創造出許多新的作战方法，成为保卫自己权利的一支无敌力量。因此，不管目前的常規軍隊的現代化装备到了什么程度，我們党仍然主張发动全民随时随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我国北方的阴谋，常規軍隊的建設要与民兵、自卫队和后备力量密切結合，使用現代化武器要同简陋的武器相結合，經濟建設要同巩固国防相結合。因此就必須在全党和全民中大力貫徹学习軍事、参加民兵自卫队、建設强大武装力量的任务，必須把生产同保卫生产密切結合起来，指导民兵、自卫队的政治和軍事訓練工作，并經常注重巩固和組織这些力量，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地区。

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些問題，在思想上絕對不能輕視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不能輕視简陋武器的作用和小規模作战的形式和經驗，以及集中了人民的智慧而形成的，人民很早就应用并且取得巨大成果的极其丰富的經驗。必須克服那些与游击活动的組織、装

^① 《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第460頁。

备和形式不相符合的，希望“大打”、“大吃”和只想向高深方面学习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民兵、自卫队本身的装备正在逐步改进，为主力军队建立补充力量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条件，不仅在步兵方面注意提高民兵和自卫队的水平，而且还必须训练他们懂得各军种、兵种的一定的技术和战术。

在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同时，广大的后备力量在目前也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支力量每年都源源不断地从退伍的士兵中得到补充，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会被动员回到军队中，直接进行战斗。在平时，我们不需要像战时那样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部队，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常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势必要比以前多而高，组织和训练的时间也不允许延长。因此，必须紧密地组织和管理后备力量，认真、严肃地保证训练制度并使之具有很高的质量，以便不仅保持预备兵员已有的军事常识，而且还必须经常根据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来提高他们的水平。

常规力量是武装力量的核心，它在建设后备力量和民兵、自卫队的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因此，我们的军队必须积极参加所在驻地的军事工作，积极帮助建设和训练地方武装力量的工作，保卫社会秩序和安宁，有计划地密切配合作战。

* * *

武装力量中的人和武器是同社会分不开的。正是人民和后方，才是向武装力量和国防事业提供人和武器的无尽源泉。在谈到人的决定性作用和精神因素而不是武器是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这也就是指社会制度中的人及其政治和经济基础。战争的胜负，就是这个社会制度对另一个社会制度、这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负。为了培养具有高度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中的人，首先就必须从根本上做培养人的工作，并在社会中关心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情感

等各个方面。正是一切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后方，首先在这一领域上支配着武装力量的生命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的各个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培养具有政治觉悟、良好精神和体力，而又具有崇高战斗理想的革命军人的最大保证。在参加军队前后，或是当他们回到地方以后，他们都是社会的主人、都是社会的和自己的幸福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就是我们军民坚如磐石的一致的基础。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基础，那些已经或将要参加革命武装力量的人在各方面就一定会有巩固的基础了。我们制度本身是美好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尤其是在过渡时期之初，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一个一半正在进行和平建设、一半处在战争状态条件下的落后的农业国。合作化运动是顺利还是困难，庄稼生长良好还是不好，商品丰富还是缺乏，农场、工厂、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如何，等等，所有这些都密切关联到每一个人，关联到武装力量，关联到生活，关联到武装力量本身及其后方物质、精神方面的加强。更加直接的是，它关联到有关后方军队的政策的实施。正确地按照党的政策保障现役或退伍军人、伤兵、烈士、主力部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精神和物质的权利，对于军队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外，很好地进行国防义务和军事义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使之与爱祖国、爱我们的社会制度、热爱军队，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警惕性、随时准备战斗等等教育相结合，也是对于建设军队、巩固国防的重要保证。

因此，在政治上巩固人民的团结一致，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很好地实现党的各项政策，使我们的社会制度更加巩固，以及越是更直接地培养武装力量中的人，我们就越能创造最可靠的条件，保证武装力量在精神和物质上具有无敌的强大力量。

从军队方面来说，要很好地掌握人是决定性因素这个观点，就必须加强军民的团结，把自己的各项活动同人民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参加后方各个方面的建设。这也是建军工作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从人民中诞生并在人民哺育下成长的军队，必须经常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立场，人民是军队潜在的无敌力量的源泉，因此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是维护我们军队的无敌力量的源泉。正是这样，参加后方各个方面建设既是实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为在人民中和在后方培养军队潜在的战斗力量创造条件。

我们军队必须参加人民中的重大政治运动，对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在目前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主张和政策，为加强党、国家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而作出贡献。

我们的军队必须切实地参加劳动生产和经济建设。使原来贫困、落后的北方逐步走向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从而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工作中具有头等意义的因素。

* * *

目前，当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关于武器与人的错误观点时，研究人与武器问题、贯彻我们党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思想观点，是极为必要的，这将使我们能够正确掌握和执行建设正规的、现代化的军队的路线和方针。这也是我们军队研究军事学术的基础。

（译自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

和平还是暴力？

鴻 章

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如何把国家政权夺到工人階級手里，如何使无产階級政权建立起来，这是每个真正的工人階級革命战士首先要关心的問題。因此，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問題，是共产党人要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这个問題往往是共产党人之間热烈爭論的題目。钻进工人階級队伍里的資產階級的走狗們，經常在这个問題上提出錯誤的和反动的論調，企图使革命脫出軌道；因为他們知道，当工人階級及其政党一旦接受他們的論調，接受由他們提出来的夺取政权的方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革命也就一定不能取得胜利。

以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就夺取政权的方式的問題放出烟幕，千方百计地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問題的原理。現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正大肆宣傳和平主义，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說。

暴力——新社会制度的产婆

自从人类社会出現了階級以来，統治階級就組織了国家机器，

以便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用军队、警察、暗探、法庭、监狱等来对付被统治阶级。一方面，统治的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采用暴力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使用他们的“思想家”散播和平主义思想，宣传“非暴力”学说，使被剥削者甘于忍受自己的命运，不采取暴力去反抗统治的剥削阶级。

那些时时刻刻采取暴力镇压劳动人民的人，却又在大声疾呼反对暴力。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暴力，是被他们压迫、剥削的人用来抵抗他们的暴力。至于他们时刻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则被他们宣扬为他们给予劳动人民的恩惠。

那些吃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餌的人反对一切暴力。他们不区分各种暴力的阶级性。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为了自求解放而采取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暴力是一样的。列宁曾经认为：“只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弃革命的市僧，或者简直是进行诡辩，自欺欺人。”^①对于和平主义者，一切暴力都是罪恶。面对由暴力所引起的死亡，他们只有呻吟和哀叹。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只看到暴力的丑恶一面，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一面以外，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接生的产婆。”

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口就是“和平”、“人道”，而不敢提到“暴力”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暴力是不能提到的忌讳。他们害怕暴力这个词就像螞蝗害怕石灰一样。事实是，他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266—267页。

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說。距今八十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哲学时写道：“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一种绝对的恶事。按他的意見，第一次的暴力行动是原始的犯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訴这一暴力行动怎样作为原始的犯罪玷污了全部的历史以迄于今，所有自然的規律和社会的規律，怎样被这种恶魔的力量——暴力——可耻地歪曲了。至于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馬克思所說的，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接生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至于所有这些，我們沒有听到杜林先生說过一个字。”^①

共产党人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提倡“非暴力”学說的甘地的信徒。共产党人也不主張“为暴力而暴力”；共产党人不像反动分子經常誣蔑的那樣，是“好战”、“嗜杀”的人。共产党人只是摆出一个事实：暴力是一种社会現象，暴力是人剝削人的結果，暴力是統治的剝削集团用来維持和扩大其統治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认为，被剝削、被統治的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必須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实行自我解放，并使人类社会按照历史規律发展。距今一百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經清楚地指出：“无产階級用暴力推翻資产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共产党人认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共产党人提出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們是暴力“迷”，而正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規律。不掌握这个規律，就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和使人类社会发展。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89—19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文版第478、504頁。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完全保留的情况下一般地替换政府中的人员、改变“内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存主要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原有的警察、宪兵、军队和官僚机构等），而要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并以完全新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之一。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打碎在封建制度下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占有它，保持和充实它。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秩序，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实行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激烈的斗争过程。工人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把官僚、军阀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自己手里，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工人阶级新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认为，这对欧洲大陆各国是必要的，至于那些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间，由于那时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英、美各国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未发展，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这是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事实。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遍及所有各国和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当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在英国和美国出现时，在英国和美国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九一七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这种仅限于大陆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九一八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曾经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

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①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所谓“过渡时期可以和平实现，即通过民主方式的道路实现”的论调时明确地指出，这是企图对读者隐瞒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最根本的标志，企图以和平革命代替暴力革命的欺骗手段，“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②

“放弃暴力革命”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空洞的词句——这就是改良主义者——从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改良主义者主张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打碎其国家机器。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改革就是一切，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则毫无意义。追随改良主义就意味着放弃革命。革命是一种变革，它摧毁旧秩序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慎重、缓慢、逐步地和破坏越少越好地重新建立旧的秩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的区别，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进化论逐渐进化成为社会主义。铁托集团还提倡什么“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改良主义者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汗毛，他们只乞求零星的改革，而拒绝一切不合法的工作，企图使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工作遭到失败。

现代修正主义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修正主义一样，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他们对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一事大加宣传。其实，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219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在資產階級議會制中的民主權利，正如馬克思曾經揭露過的一樣，這只是“每隔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人民和壓迫人民”的權利。列寧說：“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後台決定而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來執行的。議會為了愚弄‘老百姓’，專門從事空談。”^①列寧曾經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叫做是狹隘的、被閹割的、虛偽的和騙人的民主制，是富人的天堂，是對被剝削者和窮苦人民的陷阱和虛偽的騙局。現代修正主義者為了宣傳“議會道路”，他們在宣揚早已被列寧揭露無遺的資產階級的“虛偽的騙局”。

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從來不會自願地把國家政權讓給工人階級。列寧在《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中曾經指出，在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條件下，“任何妄想用和平方式使資本家服從大多數被剝削者意志的作法，任何妄想通過和平的、改良主義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作法，都不僅是極端的市儈愚蠢行為，而且也是直接地欺騙工人，粉飾資本主義的雇傭奴役和蒙蔽真相”，“只有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財產，自下而上地搗毀全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搗毀議會的、司法的、軍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機構，一直到驅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險最頑固的剝削者，嚴格地監視他們，以防止他們必然進行反抗和恢復資本主義奴役的陰謀，只有這些措施才能使整個剝削階級真正俯首聽命。”^②

各個共產黨的根本原則，是承認並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過程，歸根到底是為無產階級專政作准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10頁。

②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63頁。

备（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从罢工、游行示威、政治总罢工，以至最高的形式即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运动越高涨，统治的资产阶级就越疯狂地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和激烈。“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造成一个团结而强硬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日益极端的防卫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制定日益强有力的进攻手段。”^①

在反对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能不使用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因此，列宁也提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必要性，不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在《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中，列宁曾经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②因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拥有武装。统治的资产阶级用武器来镇压工人阶级，这是事实。因而，工人阶级不得不用武器来推翻统治者，争取解放。列宁还说：“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③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1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95、94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要“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本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妇女不能只是咒骂战争和要裁减军备，而要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他写道：“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扮演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像当前的战争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①

列宁批判“要求”“废除武装”的人说：“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赤手空拳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② 列宁也曾经批评普列汉诺夫的“用不着拿起武器”的主张。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③ 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向广大群众宣传武装起义，他把武装起义称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列宁把承认武装起义看成是革命者的一个原则问题：“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③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153页。

誰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誰就應該被我們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驅逐出去，驅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驅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們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經不远了。”^①

当然，共产党人对实行武装起义十分慎重，共产党人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把它視為儿戏。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規律。共产党人只在时机成熟时，在充分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时才发动武装起义，而发动起义后就坚决进行到底。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

革命階級必須拿起武器来反对統治階級，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用武器保卫它們的財產和特权。对于无产階級來說，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并不是最終目的，也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自求解放、建立无产階級专政的手段。共产党人并不主張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場合都使用武器。假如有一条可以减少死亡、流血以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曾經提出这样的問題：能不能以和平办法廢除私有制？恩格斯这样写道：“但願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們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階級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終把被压迫的无产階級推向革命，那时，我們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156頁。

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①

工人阶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或是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这并不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首先使用武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程度。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因此工人要使用暴力来推翻它们。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里通过和平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必须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风俗和传统来制定夺取政权的适当的斗争方式。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曾经说过，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断定说，工人阶级在所有国家都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曾经认为，在那时的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

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期间，曾经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二月革命已经用暴力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所粉碎。那时，列宁曾经说过：“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② 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政权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和人民手中握有武装。“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③ 列宁认为，只有当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列宁还说，要是错过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文版第366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

个机会，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这场国内战争将是极“残酷和流血的”。列宁曾经强调，“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是“最无痛苦的道路”，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当和平道路不能实现的时候，列宁就毫不犹豫地号召群众走非和平的道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说：“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①

这样，列宁在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从没有忘记提到发生残酷的和流血的内战的可能。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面对着新的情况，曾经断定：“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②他认为那时发生的事件“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③

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在德国帝国主义吃败仗和奥匈帝国随之崩溃以后，也曾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当时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危机，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卡罗伊辞职了；左翼社会党人到牢里去找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貝拉·庫恩，邀请他进行成立新政府的试探。在《关于用无线电同貝拉·庫恩通话的通报》中，列宁曾经说：“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時候，资产阶级就不能管理国家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在谈到匈牙利那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时，认为匈牙利过渡到苏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159页。

③ 同上书，第171页。

維埃制度即无产階級專政比在俄國容易得多，和平得多。列寧寫道：“匈牙利過渡到无产階級專政的形式與俄國截然不同：資產階級政府自動辭職，工人階級的統一、社會主義的統一立刻在**共產主義綱領**上恢復起來。”列寧在談到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平地奪取政權時，仍不忘向匈牙利工人提出：无产階級專政的任務是，必須用暴力鎮壓反革命分子。他說：“這個專政必須採取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暴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資格當无产階級的領袖或顧問。”誰都知道，匈牙利工人階級在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之後，仍要使用暴力來保衛政權，同時匈牙利反動派在國際反動派的援助下，使用暴力來使匈牙利蘇維埃淹沒于血泊之中。在談到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教訓時，列寧說：“匈牙利共產主義者同改良主義者的聯合，使匈牙利无产階級付出了昂貴的代價。”^①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在匈牙利工人階級還沒有來得及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之前就被撲滅了，因此說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經“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無稽之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和戰後一個時期，由於蘇聯紅軍消滅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希特勒在東歐各國建立的法西斯國家機器，因此，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在這些國家建立起來。在蘇聯紅軍的援助下，這些政權在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之後，轉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无产階級專政的任務，而沒有必要進行武裝起義。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也屬於這一革命轉變的範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權採取了行政措施，同時結合群眾示威遊行，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製造內閣危機”和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引導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走上社

^①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82頁。

会主义道路。有的人企图以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来作为它們“和平过渡”論的論据。这种說法是对历史的閹割，因为它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同苏联紅軍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斯洛伐克地区人民一九四四年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五月布拉格人民的武装总起义分割开来。进一步說，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革命暴力的作用还体现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而举行的武装示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土崩瓦解。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許多民族，今天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的民族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民族经历了各个武装斗争和和平政治斗争相互交替进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中，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的民族不经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治独立。某些民族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取得民族独立，是由于帝国主义日益衰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并在蓬勃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对各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每个民族已经觉醒，坚决起来争取自决权。帝国主义面临这种形势，被迫只能在下列两条道路中作出抉择：

第一，頑固地抗拒到底，最后被赶出各个殖民地，各个取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民族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把政治上的独立出让給当地的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并借此使各个旧殖民地民族依然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

許多帝国主义“明智”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因此，一些旧殖

民地民族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各民族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些人用一些民族和平地取得独立来作为它们的“和平过渡”論的論据。这是完全錯誤的。因为这些民族在取得独立之后，仍然是保持在資本主义的軌道上，因此，不能說这些民族已經实现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在世界工人階級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还没有出現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先例”。即使人們点了火把去搜寻，还是找不出这么一个“先例”。尽管这样，共产党人从沒有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中会出现。这种可能是极可貴和极罕有的。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在談到这种可能性时曾經說：“当然，在遙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階級在那些最重要的資本主义国家內获得胜利，如果現在的資本主义包圍被社会主义包圍所代替，那末某些資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資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願地’向无产階級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遙远的和可能的将来。”^① 斯大林說这番話距今已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而斯大林所說的“遙远的将来”是否已經挪近一点了？

今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偉大的胜利。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征服了千百万人的心；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了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无产階級专政已經在許多国家建立起来，并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的干涉；这是工人階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資本主义正在統治着世界三分之二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 104 頁。

的人口。帝国主义高度地軍閥化和官僚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龐大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鎮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条件下，不經過武装起义而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來說，仍是极其罕有的。认为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目前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可能性，过分強調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不作充分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战胜剝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这样就意味着无意或故意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工人阶级对剝削阶级在决定性时刻使用暴力来鎮压革命的行动完全没有防备。

有的人认为我們时代的特点是出現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他們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中关于夺取政权的方式必須有“新的考虑”。他們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現，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而必須和平地夺取政权。因为暴力革命将导致內战。而星星之火可以蔓延成燎原的火焰，一个国家內部的战争会导致世界战争，而現时代的世界战争只能是毁灭性的核战争。因此，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道路，就是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他們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就是“結構改革”論。

尽管核武器十分厉害，但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規律。核武器只能改变某些軍事战略和策略，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星星之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蔓延成燎原的火焰。在中国的內战，在朝鮮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經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这些革命是在核武器已經出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认为在核武器已經出現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并且随时准备要用暴力来消灭革命的

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去夺取政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只能在剥削阶级没有拥有可靠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国家机器，或者是虽然拥有这个机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使用这个机器来镇压革命的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要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拥有得到严密地组织和领导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政治力量（群众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是武装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因此，要争取实现和平革命的道路——痛苦最少的道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积极准备用暴力去夺取政权。为了能够主动地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准备好力量，以使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努力争取使它实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只有紧紧地拿起武器，才能争取使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我們的經驗

我們党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党还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向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因此，党充分地给我们全党和全民进行思想武装，以便能够在激烈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为祖国争取独立和自由。

为了传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我們党曾经进行了一场坚决反对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的斗争。长期以来，封建卖国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刚占领我国的时期，封建卖国分子潘清简曾经进行失败主义思想的宣传，号召人民“不要

用武器去反抗敌人”。潘清簡在臨終前寫給各級官吏和人民的信中說：“我仰首望天，聆聽天道。我自言自語：你若欲以武器擊倒敵人，愚蠢之極……”潘清簡還號召“各文臣武將應折斷戈矛，獻出城池，不要戰鬥……”

由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所散播的失敗主義思想和投降主義思想，使一部分愛國者受到影響。愛國士大夫潘珠楨也曾經號召人民“不要暴動，暴動則亡”。

同潘珠楨的“不暴動”主張相反，以潘佩珠為首的其他一部分愛國志士認識到要用暴力來趕走侵略者以爭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然而，潘佩珠和他的同志們由於沒有看到人民的力量，走上了密謀暴動的道路，只依靠少數的英雄人物，而不會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進行革命。

我們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戰略和策略原則運用到我們的環境中來。我們黨一方面反對失敗主義思想、投降主義思想以及主張不暴動、不拿起武器的理論；另一方面還反對組織“秘密社團”從事密謀的思想，反對暗殺個人的恐怖行動。與此同時，黨還對工人階級中的改良主義思想，特別是對“紅日”派的“和平革命”理論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① 黨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動員、組織

^① “紅日黨”或稱“和平革命共產黨”、“越南二開克”，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乂安省一些共產主義者的組織。這個黨主張進行和平革命並在革命勝利後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然後才走向共產主義。

這個黨由乂安省英山縣都良鄉一個名叫黃世善的挑蚌分子創立。黃世善原是青年革命同志會的會員，曾經在中國活動一個時期。一九二六年，黃世善回國并向英山知府投報。隨後，乂安省總督召見黃世善，要他成立一個冒牌革命組織，以便進行破壞革命的活動和調查革命幹部到外國去的交通線。一九二九年，黃世善成立“紅日黨”，吸收與印度支那共產黨分裂的前青年革命同志會和新越黨一批黨員。一九三〇年，黃世善的暗探面目被揭露，並被開除出“紅日黨”。一九三一年，印度支那共產黨乂安省黨組織散發傳單譴責“紅日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一九四四年，印度支那共產黨駐暹援助部特派員巴若

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斗争。党教育群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用铁和血，用反革命暴力来统治我国人民，我国人民不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它们，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党同时也教育群众：革命斗争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冒险，也不能放任自流。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武装起义的思想来武装我们全党和全民。党一成立，就把“打倒敌人的政府和为工农夺取政权”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党在一九三〇年的政治论纲中就指出：“党的任务是，必须在最初的时候以解决日常的需求来引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走上革命的战场。一当革命力量壮大，统治阶级动摇，各个中间阶级倾向革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决心奋斗牺牲的时候，党必须立即领导群众起来打倒敌人的政府，为工农夺取政权。”党的一九三〇年政治论纲还指出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武装起义：“**武装暴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它不仅要根据直接的革命形势，而且还要按照兵法行事，因此必须加以注意。在直接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要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这个激烈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组织盲目的暴动或者是过早地组织武装暴动，而在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示威、游行、罢工等等，为他们日后参加武装暴动作好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党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党中央第七次会议（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决议中曾经写明：

同志回国，向“红日党”联系，散发纪念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又静莎维埃的传单。散发传单后，“红日党”的一些党员被捕，这个党的机关报——《女郎报》接着也解体。这一事件发生后，印度支那共产党义安党组织派一些党员加入“红日党”进行活动，把动摇分子排除掉，把积极分子吸收进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义安省党组织代表大会宣布把“红日党”并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义安党组织。从此“红日党”便不再存在。

“党必須准备負起领导印度支那各个被压迫民族进行武装暴动爭取独立自由的神圣使命。”党中央第八次會議(一九四一年五月)也指出当时全党和全民的中心任务是准备起义。党中央第八次會議決議指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将以武装起义結束。”決議提出了“必須時刻地准备好力量”的任务，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我們能够以已有的力量，也能胜利地领导逐个地方的逐部分起义，以便为大規模的总起义开辟道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法西斯崩潰的时候，我們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夺取了政权。越南的八月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它用暴力革命来摧毁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的新的国家机器。在八月革命中，暴力的表现在于使用了严密結合起来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八月革命是和平的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結合的、是人民群众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与发动局部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相結合的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结果。八月革命是全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直接的结果，主要是把专业武装力量与半专业武装力量(解放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等)的活动結合起来的结果。

越南八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总起义，它首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才建立农村的政权。越南八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革命是一场长期的武装斗争，它首先在农村夺取政权，以农村来包围城市和最后解放城市。

我国的八月革命所以取得了輝煌的胜利，是由于我們党能够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是由于我們党懂得以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几十年来的长期和艰苦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我們党已經巧妙地各种斗争形式——經濟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在街道上的斗争与在議院里的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的政治斗争等等結合起来。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高潮的时期，党曾經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政权已經崩潰的地方（义安、河靜），党领导人民成立了苏維埃政权，訓練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有計劃地撤退，建立秘密組織，准备迎接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中，我們党利用了由于法国人民陣綫的胜利而带来的合法条件，发动了公开斗争的运动，成立了民主陣綫，领导群众进行要求改善生活和要求实行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要求参加各个选举运动和在議院里斗争。从一九三九年年末，党又轉入了地下，党利用了当时統治我国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間的潜伏的和已經暴露出来的矛盾，发动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使用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同时，开始出現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个时期是以运动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两种形式的巧妙結合的八月革命总起义而結束。在八月革命后的一年多的時間內，我們党以进行政治斗争为主，以巩固人民政权，建設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建設武装力量，同时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侵略我国南方以及反对由国民党組織和指揮的干扰我国北方一些省份的土匪的武装斗争。从一九四六年年末起，我們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武装斗争。

从一九三〇年我們党成立起到一九五四年抗战胜利、北方获得了解放和在半個国土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为止，我們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其中有：

——十年政治斗争（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

——六年边政治斗争边武装斗争(一九四〇——一九四六年)；
——八年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年中)。

从一九五四年来，在我国北方，革命已经转向了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实现了把政权夺取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象。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在我国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革命暴力的作用体现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改造资产阶级所颁行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工人群众所进行的从下而上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人民民主国家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

由于有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暴力机器，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富农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才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国南方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美吴集团用反革命暴力统治我国南方。九年多以来，南方同胞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反对美吴集团的斗争。目前南方同胞的斗争仍然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南方同胞正在利用革命暴力来对抗美吴集团的反革命暴力，粉碎由美吴集团在南方建立的半封建、殖民地国家机器，以便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

在头几年中，南方同胞进行了和平的政治斗争，要求改善生活，要求颁行民主权利，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统一国家。但是，美吴集团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杀害南方同胞。从一九六二年起，美吴集团公开地进行了反对我国南方人民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国南方同胞被迫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们。目前在南方，我国同胞正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来反对美吴集团，以争取独

立、和平，进而在民主的基础上統一国家。

越南人民在我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过程证明了，对于使用暴力来統治人民的剝削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使用暴力去打倒他們。当然，用暴力进行的革命要求人民群众必須經受得起艰苦和牺牲，但是它却可以早日消灭由于統治者对成百万人进行的残酷的压迫、剝削而造成的长期以来的痛苦和死亡現象。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武装总起义中，我們全国只有几十个人牺牲，相反的，由于日本和法国法西斯的統治的結果，仅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在我国北方就大約有二百万人餓死。历史证明各个剝削阶级的野蛮統治經常地給劳动人民造成的极其沉重的損失，不是由一場即使是熾烈到任何程度的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所能比拟的。給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

* * *

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規律发展的。誰也不能够凭自己的主观願望来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要掌握社会的发展規律，并根据这个客观規律来制訂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領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訂出适合的斗争方式，以夺取政权。进行暴力革命还是进行和平革命呢？这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鋒队才有决定权。但是，不論是采用任何方式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条件都是必須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的先鋒队必須有充分的决心和使得人民群众有决心去打倒敌人，不怕牺牲和艰苦，随时准备粉碎剝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和解放自己。

（譯自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武 遵

距今四十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在以偉大的列宁为首的共产党(布尔什維克)的领导下，奋起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十月革命，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胜利，也标志着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和策略的胜利。

十月革命，有力地鼓舞了資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和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給各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指出了夺取和維護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資本主义的統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階級专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完全证明了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著名論断的正确。列宁指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发展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絕對規律。从而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少数的或者一个个别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下，社会矛盾(資產階級同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銳。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为了爭夺市場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使得上述的矛盾更加空前尖銳，并且在参战的国家里形成了

革命的形勢。因此，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鎖鏈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和取得勝利。帝國主義為宗主國的工人運動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盟創造了客觀前提，而這個聯盟實質上是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實現了同本國的農民和各個被壓迫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綫上緊密聯盟的條件下，才能取得勝利。

從深刻分析帝國主義階段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出發，列寧強調指出，帝國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由於它的基本經濟特徵，從而突出地表現為最不受和平和自由，表現為軍閥主義高度和最普遍的發展。發動戰爭來爭奪市場，乃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基本政策。為了準備和進行戰爭，壟斷資產階級加強對本國工人和勞動人民的剝削，同時使統治機器軍閥化，取消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權利，肆意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儘管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它的本質都是對內反動、對外好戰的。因此，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階段中任何“一次真正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是打碎和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新的國家機器。這是對所有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普遍規律。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資本主義在世界上還沒有發展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的時候，在英國和美國還沒有軍閥制度，幾乎也沒有官僚制度。所以馬克思認為，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可能採取和平手段來奪取政權。一八七二年，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眾大會上說：“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他們如果不願意像輕視和摒棄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樣，永遠失去自己在塵世的天國，就應該推翻維護舊制度的政治。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

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对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杆；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須採取暴力。”^①

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已經成熟，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得到高度的普及和發展，那麼馬克思過去對英、美兩國所說的那種奪取政權方式的例外情況，也就不復存在了。

列寧曾經說過，“不用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不用新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新機器，用恩格斯的話說，‘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②

十月革命，正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粉碎舊的国家機器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典範。

為了準備旨在推翻剝削者政權的激烈戰鬥，在十五年內（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列寧的領導下，曾經在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黨結合着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的各種形式，結合着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着議會鬥爭與議會外的群眾鬥爭，來發展革命力量。當有條件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進行鬥爭的時候，列寧和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仍然不斷地教育群眾，使他們認清爭取解放的主要道路，乃是用暴力推翻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而不是“議會道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第179頁。

② 《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219頁。

列宁在总结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曾经吸取了两个基本教训，即：

一、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够使工人的生活和国家的管理得到一定的改善。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才能够破坏沙皇的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无限的权利。

二、只是破坏和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而必须消灭它。只要沙皇政权还没有被消灭，那么沙皇的让步，只不过是一时而已。在革命的进攻高涨时，沙皇才接受让步；而革命的进攻陷于低潮时，则它会收回已作的让步。只有打倒沙皇制度，使政权归于人民，那么才能把劳动者从资本家和地主的残暴压迫和沉重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总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起义。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相配合，把政治罢工变为武装起义，成立代表工农兵的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形式，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灵活斗争形式的宝贵經驗。

一九一六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的著作中写道：“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①“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②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阶级敌人，而且在它们不断用武力来镇压人民的情况下，被压迫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不能不采取革命的暴力，来粉碎反革命的暴力。这是在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

^{①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77、82页。

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記，我們是生活在階級社会里，除了进行階級斗争以外，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①

列宁教导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須为要求建立无产阶级自卫队，要求建立研究軍事技术的自由团体，要求自由选择教官并由国家支給薪金等而斗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軍事。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②

在沙皇专制統治下进行秘密活动的年代里，共产党(布尔什維克)在各个群众的工会团体周围，建立了一些工人自卫队，同时組織工人学习軍事技术，为一旦时机成熟时进行一場激烈的战斗准备必要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二月，当沙皇軍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到沉重失败，直接革命的形势遍及全国的时候，革命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士兵起来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但是资产阶级篡夺了人民的革命成果，成立了临时政府。可是在临时政府存在的同时，工人、农民和士兵也选出了自己的苏維埃——一个人民的革命政府的形式。当时苏維埃尽管沒有控制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得到了絕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得到了手持武器的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二月革命之后，两种政权同时并存的情况，是俄国革命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特点。

这种情况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意义，在于二月革命不仅肃清了整个的沙皇君主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还十分接近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觉悟水平和組織水平还低，而且

①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 77、82 頁。

又受到在苏維埃中占大多数的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騙，所以苏維埃沒能掌握全部政权，相反，却自願把政权交給了資產階級和这个階級的临时政府。在商定支持这个政府之后，自願把优先权让給了它，而只保持观察員的地位，监督召开立宪議會。

二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俄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党和各个革命組織可以高度地公开活动。

二、資產階級的临时政府对于掌握武器的群众，还没有采取暴力，群众还没有认清临时政府的背叛面目，所以还是相信这个政府。

“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①因此，列宁主張在“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下，实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提出的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完全不意味着“議會道路”，更不意味着向資產階級妥协，像現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掩盖它們的改良主义道路而歪曲解釋的那样。相反，这是列宁极其灵活地运用策略，以便进行适合于俄国新条件的新的形式和方法的階級斗争。“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是为了和平地推翻資產階級的临时政府。尽管在当时的苏維埃里机会主义者占多数，但列宁认为，把全部政权归苏維埃后，共产党（布尔什維克）将在苏維埃内部进行斗争，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背叛本质，爭取小資產階級，在苏維埃中爭取布尔什維克的多数，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頁。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期間，党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的宣傳和鼓动工作，揭露临时政府的背叛面目，使群众認識到，只有苏維埃——唯一的革命政府形式，才能實現群众的迫切要求，即**和平、面包、土地**。与此同时，党还有力地促进組織革命武装力量，准备一旦階級敌人使用暴力来反对人民意志的时候，轉入非和平的斗争形式。

到七月，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勾結君主分子和拉攏社会革命党中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把政权交給了軍閥分子，而这些分子利用暴力对工人的和平游行示威进行了血腥鎮压。

七月四日，临时政府命令軍隊向彼得格勒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对布尔什維克党人进行逮捕和起訴，取消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建立独裁、軍閥的制度。

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不再存在。反革命势力依靠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公开叛变而占优势。苏維埃在机会主义分子的壟断下完全破产。

当时工人階級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是武装起义。从七月到十一月，布尔什維克党实现列宁的指示，緊張地进行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各个企业，工人选出了自己的代表管理生产，并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革命的士兵組成部队，准备在布尔什維克的领导下战斗。武装自卫队在城市和工业集中的地区成立起来。党还派出干部到农村去組織和領導农民用革命手段来夺取地主分子的土地和財產，同时促进夺取政权起义的准备。

十一月七日，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布尔什維克党領導俄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資產階級的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的眞正苏維埃政权。十月革命結合着俄国的各个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运动、为爭取土地而斗争的农民

运动、为争取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的民族运动以及全国人民要求和
平的广泛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一个席卷整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和
封建主义制度的强大洪流，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即劳
动统治的纪元。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其
目的在于完全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取消一切产生剥削的根源，建
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说来，
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俄国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粉碎被
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在各方面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便建
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
策和一切干涉阴谋，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式下的继续，是在无产阶
级掌握政权条件下的新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社
会主义胜利转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时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著作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
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
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
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
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31页。

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多種多樣的政體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①

無產階級專政，意味着無產階級政權受到勞動和被剝削群眾的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實現無產階級同勞動農民的聯盟。

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用暴力粉碎階級敵人的反抗，保衛革命的成果。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對剝削者的暴力，也并非主要是暴力，而且还意味着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組織**。

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的激烈鬥爭，因為被推翻後的資產階級的反抗有了成倍的增长。資產階級的强大力量，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和它的各種緊密的國際聯繫，而且還在於習慣勢力，小生產的勢力，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如果無產階級不以嚴格紀律和鋼鐵般意志進行一場持久的、尖銳的、殊死的鬥爭，便不能戰勝資本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百煉成鋼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②

打倒剝削階級和粉碎它的公開反抗這個任務，無產階級可能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里比較容易地完成。但是要克服舊社會和小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00頁。

^②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26頁。

生产的势力和习惯、改造小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必须坚持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必须建立和发展经济，这样不仅为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无产阶级把自己锻炼成为一支有充分能力来领导国家和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

过去几十年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它的十分丰富的形式和工作方法，经历了成立、巩固、发展的过程。

内战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突出的工作，是使用暴力击败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诚然，在这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仍然要进行经济的改造、组织、建设工作，但是，使用暴力镇压反革命集团却占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突出的工作，是把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者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进行经济管理，重新组织劳动，对群众进行关于新纪律的教育，实现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经济、文化高速度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这期间，使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虽然不再占首要地位，但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未结束，剥削阶级就仍然力图复辟，这种企图会导致破坏行动。

社会主义建成以后，各种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两个兄弟阶级，即工人和集体农民，此外还有工农出身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在这期间，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是继续进行斗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残余和资本主义影响，彻底清除旧社会的陋习，重新组织劳动，对劳动群众进行改造和教育，以便从各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逐步消灭

工人和农民之間的階級差別、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之間的差別、城市和农村之間的差別，把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改成生产資料全民所有制。

在实现上述对内任务的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不懈地坚持反对世界階級敌人的武装干涉和侵略或派遣它們的走狗潜入国内进行破坏的阴谋的斗争。

有人认为，在已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剝削階級已消灭，社会上只剩下包括两个兄弟階級——工人和集体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識分子阶层，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国内的发展任务說，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必要的了。

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和有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是必要的，而且对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没有階級**”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也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階級，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消灭階級，但这个目的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列宁說，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仍然和繼續存在着階級**。階級不再存在时，专政就成为沒有必要。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各階級永远不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各階級仍然存在，但每个階級的面貌都有了变化，各階級之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階級斗争不是已經結束，而是以另一方式进行。

为了完全消灭階級，不但要推翻剝削者，消灭他們的所有制，而且必須消灭生产資料的一切私有制，必須消灭城市和农村之間的差別以及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之間的差別。这是长期的工作。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 258 頁。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必須大力发展生产力；克服小生产残余的抵抗（一般是被动的、长期的抵抗）；必須克服与这种残余相联系的具有巨大力量的陋习和落后现象。

“一个社会已經沒有阶级，当然就沒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們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們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經沒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別开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毫不客气地譏笑那些妄說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論和假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①

即使在已經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工人和集体农民之間的差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別、城市和农村之間的差別，阶级就仍然存在，因而也就还没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两种生产資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集体农民除了在农庄或农业社劳动而获得主要收入外，还拥有自留地作为家庭副业的基础，他們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性就还没有彻底克服。只有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家庭副业和集体經濟合并、农业技术革命得到大力推进、农业劳力变成工业劳力的一部分、集体农民变成农业工人的时候，城市和农村之間的差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別消灭的时候，阶级才完全消灭。

各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已經证明，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剝削阶级已被消灭，但剝削阶级的残余（流氓、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用巧妙的手段进行剝削的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內仍然存在；而且如果不繼續坚持阶级斗争，主要是思想領域的阶级斗争，就有可能出現新的剝削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的资本家不但派遣走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 237 頁。

狗潛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千方百計地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主义思想、苟安享乐的思想、恐美、崇美、热中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思想，利用黄色文化和抽象主义、形式主义的艺术等等，来毒化人民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絕大多数人民积极劳动，养成社会主义道德，但是，社会上仍然有少数人貪吃懶做，仍然有人盜窃公共财产，違反秩序和社会主义法律。因此，在加强群众团体对落后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作用的同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如公安机关、法院、監獄等等仍然要继续下去，以便維持秩序和治安，維護社会主义法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用于鎮压剝削阶级及其残余，同时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不排斥人民民主的发展。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件下，才能对劳动群众实行“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高百万倍”的广泛的民主。

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即使是一个已經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高級阶段——共产主义，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內任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仍然是必要的。当然，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时期的形式和工作方法是有别于过去剝削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期的。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从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国家。恩格斯說：“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鎮压的一种暫时的机关，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7頁。

列宁发展了恩格斯上述的思想，并說：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資本家的反抗永远地被镇压下去、資本家完全消灭、阶级不复存在（即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资料方面不再有所区别）的时候，只有那时候，“国家才消亡，才有自由可言”。只有那时候，真正完整的、真正沒有例外的民主才能实现。只有那时候，民主制度才开始消亡，理由很简单：人们在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难以言状的恐惧、野蛮、无理和卑鄙之后，逐渐习惯于尊重集体生活的一般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强迫，不需要国家这个特殊机器。

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无产阶级的党才能負起领导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各組織的使命，完成建設一个沒有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級阶段、各阶级不复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才自行消亡。“阶级一經消逝，国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归于消逝。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为基础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将会把全部国家机器送到那时是它所应份到的地方去；送到古物陈列館里去，跟紡紗車和青銅斧一并陈列起来。”^①

近半个世紀以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已被各国革命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普遍真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并記載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里。

四十六年来，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遵循十月革命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20 頁。

道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欧洲的一系列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古巴，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中国革命胜利，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历史中，继十月革命之后的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一胜利给予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以沉重的打击，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显著变化。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十三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苏联、蒙古、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对其它国家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有力地推动和鼓舞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向帝国主义发动持续攻势，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

十八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犹如革命的暴风雨，严重地摧毁了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体系。包括十亿人口以上的五十多个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也已经壮大起来。帝国主义遭受了世界革命力量的连续进攻，正在日益衰弱下去。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世界上千百万人的心里，化成了伟大的力量。

面对社会主义的辉煌胜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竭力阻挠历史的伟大步伐。它们推行镇压、收买、欺骗的政策，妄图使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妄图使这些地区各民族变成新式的奴隶。

为了逃避灭亡的危机，美帝国主义及其集团正在加紧准备新

的世界战争和局部战争，同时正在推行“特种战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美帝国主义还利用“和平战略”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阴谋使这些国家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倒退，以便最后通过反革命暴力或它们的直接的武装干涉消灭这些国家。

美帝国主义及其集团利用它们的得力工具——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来推行全球反革命战略。

叛徒铁托及其集团不遗余力地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效劳，协助它们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维持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新殖民主义。它们大肆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它们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们以改良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大肆叫嚣在新时代的“新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不需要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需要向“全民”“扩大民主”，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荒谬“理论”，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牌叛徒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旧调重弹而已。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幌子，阴谋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持和恢复资本主义。

但是，实际生活已经和正在驳斥现代修正主义集团骗人的反动论调。各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他们正在高举革命战斗的旗帜，沿着伟大列宁指出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稳步前进，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及其走狗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译自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